

大乘三系——性空唯名（二十五）

清風明月

三、大小乘「緣起觀」之共與不共

之前提到緣起性空是修行正道的核心，也提到空有不相等……，現在我們再複習菩薩的發心與修觀內容——「觀十二因緣如虛空不可盡」的中道妙觀。

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云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修一切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，修一切種三解脫門，乃至修一切種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一切有情同共迴向一切智智。舍利子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普為利樂諸有情故發趣大乘。」¹

文中提到菩薩發心趣入大乘，利樂有情，需以三心修學諸道品。

大乘三心：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、大悲為上首、無所得為方便」，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」，也就是以求正覺、求菩提的發心作為自己終極的目標，並且數數升起這種強烈又明確的意願。發心後緊接著以「大悲為上首

」，因為菩薩成佛的累積資糧，來自於他「悲心」的開發，能誘導它才有修集的機會，因而在意念、行持中，需時刻向「悲心」行進。最後是「無所得為方便」，這裡是一個很大的轉折，告訴我們「修行」要發心、發願，過程需要非常努力，但努力到最後看到只是「本然」，所以積聚足夠的力量，才能捨棄一切執障，回到一個輕鬆、清明的狀態。

「三心」，第一個是「發願心」；第二個是要在行動上提示自己「心念轉變」，千萬不要膠著在「自我」的框架裡，要以悲心對待一切眾生；第三個是「下手方法」，必須以「無所得」的理念作為思考引導、提醒自己一切無須斤斤計較。雖然「空性」不是我們的「現證」境界，但應以它為思考指導方針，引導自己放下。《般若經》的修菩薩道以至於成佛「三心」的概念，讓我們學習一點一點的放下，這個力量的串聯，讓我們慢慢的、漸漸的與此相應。

本來思想的引導是不容易的，因我們的念頭常常與三心不符，但我們必須在這含義下，從觀念的引導，經不斷薰習，由陌生到熟悉，至習慣成自然，慢慢的「轉換」生活的經驗內容，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培養大乘根基，這是「行者」學習的基本理則。

我們為什麼要探討「空」的道理，主要是想體會「觀十二因緣如虛空不可盡」，菩薩與聲聞行者的空觀不同，但都是依佛陀教導弟子的最佳教材，以「十二緣起」為核心內容。只是菩薩對「十二緣起」的觀相更廣大、細緻，因此觀境指導下的行持也深廣無邊，形成了菩薩「不共」的大乘行。

而聲聞弟子的「緣起觀」支支的內容，環環相扣，所構成的總相是虛幻、不真實的。可從這裡看到十二緣起的遷變、無常，當下切斷了那份執著，轉換了那份錯誤的染汙，這是聲聞行者的觀境。

大乘行者的緣起觀是「如虛空不可盡」，它與聲聞行者的核心內容相同，但是「觀相」、「觀境」不同。佛法隨著時代的遞變，文明的昌盛，過去對佛法的接觸比較狹隘，大小乘多少有對立的立場，而現在多了客觀的資料，打破思惟的侷限。因此，必須了解如何做「真實義」的會通，釐清各個系統的佛法「要義」。各位要

了解「大乘」法的內容一定有「小乘」的成分，而「小乘」佛法有佛陀親切囑咐的內容，所以對於原始佛教的要義，我們要重新發掘並肯定與尊重，大乘佛法也能踏實的將與原始佛法不相悖的法義核心內涵加以開發。

為何我們取大而不取小呢？因畢竟真正開顯「小乘」的要義，發揚世尊的真精神是「大乘」佛法。

菩薩的觀境還是「十二緣起」，然它支支都在熄滅凡夫的攀緣、染汙、貪愛心，也就在那當下「現證」聖者的境界。菩薩行者依「十二緣起」，在支支演化，支支相牽、相繫的流變中，從而開出了無邊的菩薩道。各位要在這裡好好思考，就因為它相牽、相繫，它不真實，也因不真實而帶起了不可思議、無邊的可能性及因緣業果相貌。因此，要掌握好這個演化過程，「修行」必須由意念到菩薩廣大善行的方向去開發，依循這個激起「菩薩道」。

原始佛法或大乘佛法的「十二因緣」，重點都在談有情身心。從有情身心的現起，再勾勒出另一個有情身心。所以，真正的「緣起觀」可以從人際關係的相處始末來觀察「法的緣起」。不過，這一連串的觀察，若不能透過「定境」深觀「緣起」，「我執」還是無法破除，生死問題無法解決。因此，世尊在菩提樹下成正

覺，就是觀有情身心的「緣起」而最後證悟，凡夫卻一直在「愛、取」裡昏頭轉向。「愛」就是染汙的動力，它是凡夫輪迴的根源，但「修行」也從這裡下功夫。雖經說：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，不知苦之本際」³。然初學行者很難直接從斷除「無明」下手，因無明深細，不是凡夫在「無明」運作下的身心能觸及得到的，它是一切染汙力量的源頭，可以連繫出很多錯誤行為，如我們比較能意識到的是我們今生的種種起心動念、因果業報。

菩薩的「空觀」，又稱為「妙觀」，當「妙觀」的所觀境現起，也就是現證「空的實相」時，所觀的就是「十二緣起」下有情的身心，緣起支環環相扣的實況。儘管它現前於我們的身心當中，但凡夫不管怎麼用心去思考，或依文字推理，都不能清楚地看到。不過，既然我們是大乘「菩薩道」行者，我們可以先從大乘佛教的「法空」觀下手，學習觀察所見到一切法真實的來龍去脈，它沒有一個確定的定點，再漸漸的往內移動，會發現這個定點也不真實，這就是菩薩的「觀空」。聲聞行者則從「我空」開始，見到「十二緣起」支支的不真實。然真正讓「菩薩」斬絕「生」的染汙力量到超脫生死，是從「二道五菩提」，看「解脫道」的現證成就，觀

「十二緣起」身心的如幻非有下「現證」的。

提出這一點是要各位行者，在生活經驗裡對於「人、事、物」的學習與觀察，從這個地方下手。因為它比較具體、明顯、好觀察，之後要回來看生命所繫的身心因緣，這樣才能徹底理解在因緣牽繫下雖然不真實，但是卻有那拆不開的環扣力量及強大的拉扯力。

為什麼說菩薩與凡夫「不共」，因為「菩薩」看到的是世間一切的存在都是相牽、相繫、相依賴，環環相扣；菩薩的「空觀」不只是看到它不存在的這一點，更從不存在當中，見到它並非真實，一直在不斷的演化，而這非實、遷變的這點是與「二乘」相共的。又從它相依、相賴、相共的關係，見到既然相關，「此」將引起「彼」，「彼」又引起（另一個）「彼」，從橫或縱的關係都是相依、相賴。從這兒菩薩升起更高的警覺、更積極的關懷，深刻的看透了「觀」的角度，展開了廣大的菩薩行。我們凡夫也一樣相依、相賴，但我們在這中間生了一個確定的因緣內容，把它抓死了，所以說「不共」凡夫。

（二）不共二乘、外道（依因託緣世出世間）

外道不說生命的存在是「緣起」所現，基督教說上

帝創造一切，印度教的大梵思想，也類似於西洋的耶和華宗教，印度有很多的外道，都與佛法是「不共」的。

至於「二乘趣向於寂滅」如何分別呢？「二乘」見無常，看到它的變化，在變化中見到它的不真實，於此它熄滅了內在的熱火，解決生死問題，聲聞所緣的範圍是比較小了一些。

「大乘」沒離開這些，它就在變化中，看到自己的不真實，又同時看到外在一切的不真實。雖然不實，但卻都在狀況裡決定，所以必須要付出更積極的關懷，往好的狀態去開發。無論世間如何的染汙，還是發心努力成就人間淨土、西方淨土、十方。一切的淨土都因大菩薩發願而成就的，但祂必須捨下自己才能趣向「菩薩道」，也要熄滅心中的干擾力，才能行菩薩道，這只是意象不同而已，從這裡說「不共二乘」。

「菩薩的緣起觀」是無盡的，從「理」上說就像華嚴的「一真法界」下，因陀羅網無窮莊嚴的華藏世界。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，不強調神祕經驗，而是從理論做行持的說明。我們說「菩薩的緣起觀」，緣中有緣，環環相扣，《華嚴經》在「理」上講的最為透徹，它講無盡無邊的莊嚴世界如因陀羅網，資源、條件，相互激發而產生共鳴。

《華嚴經》講，就是普賢十大願，尤其十願裡的「恆順眾生」，充分表示行持、時節無邊無盡，心的含量廣大也無邊無盡，這就是菩薩緣起觀的含義，無論說理、說行都達到這樣的極致。從凡夫的角度要明白這個「理則」有困難，要做到那個「願行」不可能！但值得付出與努力。以上補充「菩薩中道妙觀」。

「緣起」就是依因託緣而現起，無論有情、非有情都是如此，所現起的結果決定是在因緣裡（因此這樣的因與緣，必現起怎樣的結果），所以在因緣果報下是不能含糊的。然儘管因與緣成就了果報，但又在無窮盡的因中有因，緣中有緣下，果報依然還是會消逝，沒有一個真實，這即是菩薩的空觀。而我們要突破的就是在這依因託緣所現起的相上，所現起的狀況裡看清楚，產生苦痛、愛著、侵犯等一切存在，只是因緣的結合，其他內容元素都非永久的存在。因此經典告訴我們要謹慎「因緣」，當下的因緣不能永遠存在，也是因中有因、緣中有緣，都在可能散壞的大原則下，不論從哪一個角度都是不真實的，只能說它是構成一階段性的存在，非永遠真實的存在，從這個意義下來說，沒有真實的實體，所以又說它「無自性」。

這有雙邊的寓喻，一說「依因託緣」因緣既成果報

，是逃不了的，這裡喚起對因果的尊重，所以，謹慎於身口意三業是觀「因緣」必要照護到的。然「因緣」構成結果，只是階段性的存在，隨著之前激發起短暫作用的現起，「因緣」只是「幻有」，因此，在尊重的同時也具有「解脫」的必然性。談「緣起」必涉雙邊，一是謹慎於因果，二是提出真實相，以破錯誤的認定而達到解脫，故「依因託緣」必有結果，它將呈現對等的因果報。而「因緣」的和合就只有「因緣」，沒有所和合的真實、不變與絕對的存在，不要被那自以為真實的東西所綑綁，我們要在所膠著的點上，努力觀照它的不真實，然後看破、穿透它，這樣就能達到「解脫」。在這裡再提醒：我們所見到一切的存在，都是「依因託緣」而現起，但要警覺作意的是因力、緣力的修照，才能在現起的和合相中，見到它的不真實。

這裡提出「空」的觀念，無自性是「空」的正義，確定是有果報、有因緣的，只是有它和合的結果，卻沒有它本來實存的實體。

（二）淺談性空的内容

所謂「性空」的「性」講的就是本性、實體性、實在性，一切的存在是甚麼「性」，就現起它甚麼「相」

，所以中國佛教很擅長「性相」對談。印度佛教是到性空、唯識⁴思想的出現，開始理論的激辯，才產生對立思想，在佛陀的說法裡很少有這樣的對談。

一切都是「依因託緣」而現起的，世尊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，所證、所見的就是這樣的真實。透過世尊清晰、圓滿的智慧，見到個人生命存在的實況，同時也見到這個世間存在的實況，一切都是無盡緣起的合會，都是虛幻的假相，只有緣起的組合卻沒有組合的實物。「緣起」合相是「空」，「合相」若不空，那現實的身心則無法觀破。

「菩薩道」與「聲聞道」的不同，此處就是分水嶺。在於「大乘」更具有徹底觀透的智慧，因緣空寂的，在因緣現起的階段性下必要尊重，但是「因緣」是可改變的。因為是「空寂」所以可以在慈悲心、智慧心的修練下，讓世間轉變、生命轉變，這樣「佛法」開出了不一樣的面向。「大乘」佛教將依因托緣的「因緣空，實體不存」理念，說明得更加徹底與積極。

佛法說「空」，也以無自性說空義。「自性」是甚麼？佛教談「無自性」來自於「緣起」，一切法的存在沒有實存的自體，只有因緣構合成的一個組合。如果是有自性（有自體）就可以自己成立、自己主宰、自己成

就。若說一切法「有自體」，必須具足三個條件，首先它必要能自己成就，自己就可以生出來的，不必結合其他的因緣後才生出結果，這個世間只有「上帝」，祂才合乎這個要求。但這一個條件在我們經驗裡看不到。

「自成」必然伴有獨存，是不經過別人給予條件、因素，自己決定可以掌握一切，假如世間能這樣，那麼世間就會有實體的東西——自性。但佛教的《中觀》說：「無自性」的空義。如果一切法有自性，那麼一切法就不是從「因緣」而現起，然而，世尊成等正覺所見的一切，都是依因緣所生故沒有所生的實體，澈見所現起的一切法無「實體性」，都是「無自性」，這是大原則——緣起、無自性、空。

世間的一切都在「相待」中成就，沒有哪一個東西能「獨存」，要有「單一獨存」的能耐才合乎「自性」的條件。《中論》說「自性」必須具足三個條件：「實、常、一」。「一、自有的，就是自體真實是這樣的，這違反了因緣和合生的正見。二、獨一，不見相互的依存性，以為是個體的、對立的。三、常住，不見前後的演變，以為是常⁵」。要有這樣的條件才構成「自性」成就，而事實上，世間沒有這樣的東西存在，所以說世間任何一法都是無自性、空。

談佛法要在生活中觀察、理解和使用。它雖有諸多角度，但佛陀直接以此作為材料，提出有情身心的存在就是「空性」。談「空」是佛法終極的目標，而且處處都可以從這個道理去說明它，所以「空」是佛法最重要、最基礎、最核心的義理。

佛法為什麼要談「空」，從有情「新觀點」的建立，以便於轉換「舊觀點」的錯誤與障礙，所以提出「空義」。因為，在我們的經驗裡一切的認知都是「不空」的。

我們從經論、古今大德的說法中，看到他們談佛法要義，必定講「空」。任何一個修行者，都在這個領域取證，且得到生命徹底的轉換，為什麼這樣呢？因為它是這個世間最究竟的真實，因此它成為佛法最重要的根本含義。

《中論》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⁶」在佛法修行功夫上它有二種方法：空觀、假觀，這二者可以從階段、觀門來說。

一、「空觀」：從凡夫的執著難捨、繫縛艱辛的生活內容，這些境下「修觀」，能見到「空」的實相。以這樣的實證消除了種種經驗裡，因不能見「空」升起錯覺、堅持而引申出的痛苦，這是一種由徹底無自性而見

空但是這樣的生命狀況，接下來要具備那些修行功夫？

二、「假觀」：有說「有觀」，又稱為「假有觀」

。這是說因為「空」故，所以一切的緣起紛然調理，這即是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，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——幻有、緣起，不可思議的世出世間。我們未現證「空性」的智慧，我用很淺顯的講說方式，從生活經驗的一點點體會跟同學分享。以上，「空觀」能成就煩惱消除，「假觀」一切菩薩行就此展開。以下再依兩點分述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- 1.【唐】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六十七上。
- 2.不共：不共凡夫、二乘，聲聞、緣覺。
- 3.【宋】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二冊，頁六十九中。
- 4.性空、唯識思想：宗喀巴大師說它們就像一部車的二個車輪，它構成比較中後期印度佛教理論的二大基礎。
- 5.印順導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（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八十九年十月），頁二十二。
- 6.【姚秦】三藏鳩摩羅什譯，《中論》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收錄於《大

正藏》第三十冊，頁三十三上。

二〇二二真如國際祈福水燈節

日本佛教團體真如苑十一月十四日於真如苑台灣精舍舉辦「二〇二二真如國際祈福水燈節」，祈福法會台日同步連線，由真如苑主伊藤真聰大僧正在日本總苑親自主持，日本與台灣僧侶分別於兩地現場帶領信眾誦經祝禱，世界各地的信徒則透過網路參與，一起為世界祈福，迎向光明。包括五美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賴東明、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邱再興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林曼麗、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大使館大使柏安卓、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柯思畢、匈牙利貿易辦事處副代表李莉等人亦親臨與會。

真如苑苑主伊藤真聰在儀式後致詞感謝所有與會者，同時表示，今年是真如苑連續第七年在台灣舉辦水燈節，真如水燈的紅色與藍色兩種光芒，代表的是「智慧」與「慈悲」。「真如」則可解釋為「每個人所具有的善良個性」，施放水燈就代表點亮心中的「智慧」與「慈悲」，真如苑舉辦水燈節，是期望人們在面對艱困時刻，能以智慧不屈於困難，懷抱慈悲的心與他人相互扶持，發揮善良的個性為他人真誠奉獻。